

长别离

MARGUERITE DURAS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

UNE AUSSI LONGUE ABSENCE

新浪潮电影导演亨利·科尔比首部执导作品

一九六〇年法国路易·德吕克电影奖

一九六一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

一九六五年日本《电影旬报》最佳外语片奖

陈景亮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长别离

剧本与对白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别离/(法)杜拉斯(Duras, M.)著;陈景亮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5327-5172-3

I. 长… II. ①杜…②陈…

III. 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46206 号

MARGUERITE DURAS

GÉRARD JARLOT

Une aussi longue absence

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 1961 年法文版译出

© Éditions Gallimard, 1961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 09-2007-639 号

长别离

Une aussi longue absence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热拉尔·雅尔洛
陈景亮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责任编辑 周 冉 李月敏
装帧设计 丁威静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3.75 插页 2 字数 30,000

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172-3/I·2945

定价: 16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571-85155604

前言

这个剧本，与亨利·科尔比和约丝米纳·夏斯乃所拍摄
的影片有所不同。

一方面，亨利·科尔比和约丝米纳·夏斯乃在我们的
剧本里加进了一些东西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的剧本所包括的一些场景他们并没有
拍摄。

我们尽力尊重影片导演所增添的大部分东西，只
在增添的东西与剧本的深刻含意发生矛盾时才例外。
比如：晚饭前，流浪人把所剪的一张画片作为礼物送
给黛蕾丝·朗格洛瓦，这一场景在我们的剧本里消失了
踪影。

与此相反，我们决定把导演和我们之间甚至已达成协

议不拍入影片的大部分场景^①，也发表出来。我们认为，出版这个以我们的写法为主的电影剧本，是合法的。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

热拉尔·雅尔洛

^① 剧本中方括号里的片断就属此类。

影片开始：

宽银幕当中，出现一个男人宽大的背部，两边是耀眼的曙光和塞纳河沿岸的景色。银幕上的那个人费劲地唱着《黎明的曙光》，这是歌剧《塞维利亚的理发师》中阿尔玛维瓦伯爵所唱的一首咏叹调。

我们长久地跟随着他。他身穿一件旧大衣，银幕上出现的是他的上半身。

突然，男人的背影消失了。

画面呈现相反的景象：一片灿烂的曙光占据整个银幕。仅仅在这片光华的中心：

“一个与时代和世界都远离的男人，迷失路津。

“他像发丝一样纤细，又像曙光一样开阔。”（雷

蒙·格诺^①)

我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看见他纤细的身影。歌声渐渐减弱到勉强可辨的地步。〔男人的身影也是一样。〕而后，我们只听得到微弱的歌声。〔再也无法辨认远远的黑点竟是个人了。在这片“没有”景物只有光芒的场面中，人影纤细至极。〕

人影纤细乃尔，终于被光芒融没。就在这郊外的茫茫天空中，三架低空飞行的喷气式飞机，发出轰隆隆的巨大声响。

这三架飞机拖着三色旗，说明这天是七月十四日。

飞机飞临星形广场。

〔飞机向星形广场飞去，飞到香榭丽舍大街中心（并从左岸掠过桥至右岸，向巴蒂涅勒和蒙马特尔下滑，旋又沿着巴士底狱广场的南北轴线往上飞，从共和广场飞向协和广场），在那儿，巴黎市的人流已汇成一

^① Raymond Queneau (1903—1976)，法国作家、诗人。

片人海；人流还秩序井然地向那里涌去，他们在走向检阅的地点。]

游行已经开始。首先是军事检阅：一辆坦克的宽大履带轧过柔软的沥青路面，像轧过一块黄油似的。

检阅在飞机声、摩托声和军号声中进行。这时摄影机对准这支游行队伍中最有代表性的镇压力量：共和保安部队。当然还有伞兵。仅仅几秒钟，画面上出现的已不是一支愉快而光荣的军队，而是从事压迫和屠杀的恐怖的队伍（与希特勒军队的游行队伍相似）。

一束巨大的火箭似的焰火划破了黑沉沉的夜空。

火花坠下，飘散在普托桥上黑压压的人群里。

[现在，我们看见一堵巨大的墙——普托教堂的墙。黑色的墙上写着下面这句话：

“那年夏天，一个含义不明的故事发生在巴黎的近郊。”]

镜头推向普托教堂。黎明前的微曦笼罩着教堂的

钟楼。

字幕在一辆重型卡车的隆隆巨响中结束。卡车的轮子轧过失落在岸边的一个玫瑰花环。

与卡车相反，洒水车沙沙地擦地而来，它喷湿了花环、纸帽、零落的花朵。

就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（在面对一家窗扉紧闭的咖啡馆的普托老教堂前的空地上），我们看见阳光从教堂后面迅速地升起，升到了教堂的上面。

[不久，已到正午时分，不再有一点阴影了（起初，有一大片阴影）。]

天气很热。炎热中，河岸上蒸腾出颤颤的气流，使周围的烟柱微微跳动。一辆重型卡车开了过来。

卡车向左拐，向教堂前的空地驶来，经过咖啡馆对面一家木工厂的栅栏。

一些工人从厂里出来。

卡车在教堂前停下。车门开，一个男人从车内跳下。

他叫皮埃尔，三十五岁光景，脸上的神色说明他昨晚没有睡足，他一定连续行驶了十三四个小时。他从瓦讷来。不久，我们就发现他的卡车牌照上写有“莫尔比昂”的字样。

皮埃尔跳下地。

他显然到这儿来已成了习惯：在这尘土满地的小地方，他慢慢走着，碰上当地的居民，就打招呼致意。

他向咖啡馆走去。

这是“阿拜尔·朗格洛瓦咖啡馆”。我们从侧面看见这几个字刻在正门的玻璃上。

女老板看着屋外。当皮埃尔穿过马路向她走来时，她向他微笑。

皮埃尔站到吧台前面。仅从他俩相遇的目光，便可看出吧台后面的女人一定是这男子的情人。

正在招待顾客的年轻的女招待员向刚进来的人招呼说：“您好，皮埃尔先生。”

皮埃尔回答说：“您好。”其他顾客也一一向他

致意。

女老板还顾不上去招待皮埃尔。反正，从她与顾客交换笑容的谨慎神态看，她不是一个爱张扬的女人。

这位咖啡馆的女老板叫黛蕾丝，三十八岁，漂亮而妩媚。

她举止谨慎，然而为了讨好顾客，她也打扮得很讲究；但恰如其分，从不超出商业活动的范围。

帮她经营买卖的年轻姑娘叫玛尔梯纳。

镜头有意表现这个郊外的咖啡馆在夏天早晨和中午平凡的营业情景。

皮埃尔伏在吧台末端的一个角上。黛蕾丝在招待他。

这次他们很爽朗地笑了。

晚上七点，我们再次见到朗格洛瓦咖啡馆。

皮埃尔坐在一张桌子旁。

玛尔梯纳在招待顾客。

“黛蕾丝太太，不去度假吗？”其中一人问道。

黛蕾丝沉入遐思，她随口说道：

“真的，过几天这儿倒是没什么人了。”

同一天晚上，已经很晚了，黛蕾丝在卧室里同皮埃尔又提到度假的事。

“我倒真可以到晓里欧去走一趟，个把礼拜，十来天……真的，我也许要上那里去走一趟，个把礼拜吧，”黛蕾丝说。

“我可以带你去，下星期二，十五号那天我还要路过这里，”皮埃尔说。

“真的，如果你的车去晓里欧的话，我倒可以去一趟。这样，个把礼拜就行了。因为，到了晓里欧，我总得住上一两天，也许更久些。那里的河岸，学校后面的大沼泽，总教我触景生情。待上几天之后，那股劲儿就过去了，我又急着要回这儿来了。哎呀……”

黛蕾丝又说：“接下来，我可能到尼斯去。”

她像一个获得满足的孩子，情不自禁地笑了。

“因为，再回到这儿……就算度完假了……”

她说这话时显得很妩媚。

第二天，我们看见皮埃尔和黛蕾丝又在咖啡馆里。皮埃尔准备动身。

突然，流浪人的歌声划破了嘈杂的人声和唱机里的乐声，传进店内。

这正是影片开始时出现过的流浪人。

唱片已经放完。流浪人的歌声更响。他从马路那头向咖啡馆前的露天场地走来。他很不引人注目，他的经过，我们仅略有感觉而已。

他沿着教堂边的小径向河岸走去，向塞纳河走去。这时影片响起音乐主旋律。主旋律渐渐消失。流浪人已走到塞纳河边了。

他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任何印象。

“是啊，”黛蕾丝说，“眼看这里一天比一天冷清。”

这时，影片化入另一个画面：一两天以后。但我们仍能“听到”黛蕾丝说话的余音，同时又听到了下面的这句回答：

“现在还不算怎么样呢。过几天您再看吧……”

这声音在下午四点钟寂静的气氛中回荡良久。天气

异乎寻常地晴朗。教堂的钟楼沐照在艳阳下。黛蕾丝手执报纸，轻轻地扇风。吧台上有一花，花影投在她的脸上。

[已到打烊的时间。玛尔梯纳在说话。

这又是几天之后了。我们上面见到的鲜花已经枯萎，玛尔梯纳正要把它扔到外面的垃圾筒里去。

她边走边说：

“瞧，黛蕾丝太太，就只剩下咱俩了。”

她们望着门外的露天场地。刚才下过一场暴雨，走到门外的玛尔梯纳，鞋陷进雨水泡软的泥地里。

玛尔梯纳回屋。黛蕾丝从吧台后绕过来，两人都显得百无聊赖。她们到门外卷起露天场地上的遮篷，水珠滴在她们的脸上。两人突然又高兴起来了，玛尔梯纳甚至笑出声来。]

“你看着吧，明天还会更冷清呢。”黛蕾丝说。

她想了一想，又说出了曾经对皮埃尔说过的话（影片响起音乐主旋律）。

“我倒真可以去晓里欧走一趟。走开个把礼拜，尤其是这儿开始变得一天比一天冷清，还待着干吗？”

下午五点钟。暴雨的痕迹已消失多日。天气变得异常晴朗。

吧台上又摆出了鲜花，但完全不像上次的那样新鲜。玛尔梯纳坐在收银台边读报，花影婆娑地映在她的脸上。

黛蕾丝招待屋外露天座上的两位顾客，然后回屋。

注意：这些场景都是十分迅速地化入的，而且节奏有快有慢，同时，响起了主题音乐。

[黛蕾丝准备把水倒入四个杯子：一杯是为她自己倒的，另外三杯分别是为一位青年警察、一位常客和归来的皮埃尔。她手执长颈瓶站在吧台后，高高地把水倒入每个杯子里。杯子的透明度受到干扰。当最后一个杯子的透明度开始模糊时（相当于视觉音阶的最后一个音符），外面传来轻微的歌声，唱的仍是罗西尼作曲的那首阿尔玛维瓦伯爵咏叹调：《黎明的曙光》，但现在听来教人心烦。黛蕾丝拿着长颈瓶的手停止了倒水的动作，片刻之后，才又继续倒水。当歌声渐近时，她的手又缩了回去。]

歌声渐近，唱得十分准确。

玛尔梯纳：“瞧，那个唱歌的。”

皮埃尔：“哪个唱歌的？”

玛尔梯纳：“一个流浪人。天天中午路过。”

黛蕾丝：“每天早晨也路过，我一起床就听见他唱。”

歌声更清晰了。咖啡馆的门敞着，里面的人都清楚地听到这歌声。

玛尔梯纳：“他今天唱的是什么？”

退休者：“啊，他唱的是《理发师》里的大咏叹调。”

流浪人过来了。他步子沉着，神情庄重，面无倦色，从人行道那头朝咖啡馆前的场地走来。

当他走入露天座场地时，歌声戛然而止，脚步随之站定。他好像看见了什么东西似的犹豫了片刻。他终于拐弯远远绕过站在咖啡馆门前的警察。

玛尔梯纳（对着警察）：“真逗，他好像怕您。”

警察：“你这样认为吗？”

黛蕾丝也在场。她转动摇柄放下遮阳篷。

听到流浪人的歌声，她笑了。而流浪人拐过露天座，走在咖啡馆与教堂之间的马路上。

他走过黛蕾丝跟前。黛蕾丝微仰着身子，似乎很自在。流浪人的身影像复活节岛上的大雕像。

我们看见流浪人的身材异常高大，像巨人一般。然而，他的实际穿着却并不给人留下与他身材相符的印象。他的帽子压到眼睛上，遮住了明亮的目光，脸上始终带着表示歉意的微笑。他的衣服很干净，不过留下了岁月流逝的痕迹。

和黛蕾丝一起，我们首先打量这流浪人的全貌，然后细看他的眼睛。

他从银幕前走过。

随着他身影的移近，他的眼睛异乎寻常地变大，大而无神。而后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的影踪了，他又走开了。

接着我们看到黛蕾丝闭着眼睛。她手里握着摇柄，一动不动。与先前姿势唯一不同之处是她的头仰靠在涂有灰泥的墙上。此外，毫无异样：她仿佛被一种对往日的无限惆怅的情绪慢慢地笼罩住了。

画面上什么声音都没有（好像影片声带出了毛病）。

〔突然，黛蕾丝像晕倒似的松开手里的摇柄。那铁器掉到地上发出咣当一声——我们这才听到声音。〕